

储福金 著

沙婆之

舞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储福金 著

娑婆之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舞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娑婆之舞/储福金著. - 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08.8

ISBN 978-7-5321-5366-6

I. 娑… II. 储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12637 号

责任编辑: 修晓林

装帧设计: 王志伟

娑婆之舞

储福金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 csbcm@publicl.sta.net.cn

网址: www.sb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6.125 插页 2 字数 157,000

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5,100 册

ISBN 978-7-5321-3366-6/I · 2554 定价: 21.00 元

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2662100

唯美、唯善、唯情的写作

储福金

在当代作家中，极少有人像储福金这样真正唯美地写作。就像他在这部长篇题记中所说：“我执著地在这混沌的浊世，写心中的那片美境。”很显然，储福金不是一个天真少年，对这个世界的混沌和污浊，他是了然于心的。面对现实，有人选择揭露和批判，这当然很好。可储福金却选择了干净的书写——唯美、唯善、唯情的书写。那是他心中的美境，理想的美境。文学从来没有一定之规，作家既不可能也不必要进行同一类写作。所有的树木都长成同一个形状，所有的花都开成一种颜色，所有的人都长成一个面孔，这个世界还有意思吗？

二十多年前，我和福金一同成为专业作家，又一同考上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（后改名鲁迅文学院）八期，之后又一同在北大、南大上学，彼此相知很深。一般情况下，作家朋友私下聊天，是很少谈论文学的。可每次和福金在一起，却总是谈论文学，别的话题几乎没有。原因就是 he 喜欢谈文学，谈佛。福金有很好的理论修养，我从他那里学到不少东西。福金是个宽厚、善良而内心平静的人，既有典型的江南才子气，又有常人没有的执著。他知道他在做什么，写什么，而且知道他的这种写作很难引起轰动效应。可他不

改。这么多年,文坛一直很热闹,一个浪头接一个浪头,每个浪头总会推出一些人物,媒体和评论也会随之蜂拥而上。储福金却不为所动。他的最可贵之处,就在于他的定力。这种唯美主义的写作,充满理想主义色彩,几乎贯穿了他的全部作品。他之所以这么固执,也许认为现实生活的诸多丑陋、残酷和浊气,已经严重污染了人们的眼睛和心灵,于是他为读者端来一盆清水。就像我们在都市拥挤污浊的环境里呆久了,便渴望去山野走一走一样,储福金的作品就是一脉青山,一池碧水,一片翠绿的草原,置身其中,会让人觉得心旷神怡。

《娑婆之舞》就是这样一部好作品。一位久居闹市的剧作家,来到山清水秀的江南小镇,不经意间,与几位女子产生了有着若即若离的复杂情感,其间充满了纯净和美好。特别是他对于难以忘怀的莲儿的质朴和纯美,产生了极其美好的印象。一个山里的女子,天真无邪、温柔善良。他们在山水间相遇,没有任何功利的目的,甚至连对方是谁都没有搞清楚,可他们相爱了,并且以身相许。但突然有一天,莲儿又消失了。男子到处寻找,却找到了另一个女子,她是莲儿,又不是莲儿,究竟是不是,连他自己都搞糊涂了。他和她在山水间重温旧梦,梦醒之后,那女子又飘然而去。给他留下的是茫然、惆怅和失落。这使得这位来自于喧嚣浮躁城市的文化人,面对自己在城市里的那位女友的俗气和城市的衰气、人生的暮气,产生了非常复杂的情感冲突,但是,在如梦如幻、如诗如画的心灵享受中,他又无法摆脱现实生活的限制与束缚,他不由得自己逼问自己:“我该怎么办?我该怎么做?”这种令人感到近乎于窒息的自问,使我们体味到了一种人性反思的非凡意味。完全可以说,当今文坛,男作家写女性,福金独具一格。

整部小说文字清纯,情节清爽,且被作者写得有滋有味,一波三折充满悬念,作品的字里行间弥漫、扩散着缠绵、凄迷、狐媚、哀

婉的氛围,非常写实同时也充满着空灵、意想的禅气。在纯熟、洁净的文字和被细致刻画的人物以及诗歌般的意境中,作者还写出了关于生活和爱情的哲理,这对于涉世不深,渴望了解和探究复杂社会生活奥秘的青年们来说,可说是会给他们带来“润物细无声”的教益。而对于广大的青年文学爱好者来说,就可以真切的体会到:原来,好的小说就是这样写的,文学给我们带来的愉悦,就是这样享受到的。这让人想到《红楼梦》,想到《聊斋》,还会想到《桃花源记》。我说的是让人无穷回味的意境和令人经久难忘的生活细节。

在福金这部精致同时也很优雅的小说《娑婆之舞》中,细腻委婉的情感一波一波地向读者的心扉奔涌,最后,男主人公从圣境般的偏远乡村回到恼人烦人的都市时,这段人生的经历已经如轰然的潮水远远退去,但是,他的心灵的情感波涛,却依然一波又一波地向前扩展、前行,因为,唯有对于真善美的不懈追求,才是最能吸引我们的永恒话题,也是我们在生活中总被感动以至于念念不忘的精神需求。

阅读《娑婆之舞》,焚香就免了,净净手,泡一杯茶还是需要。最好是绿茶。

不敢为序。

我执著地在这混沌的浊世，
写心中的那片美境。

我抱膝坐在山头上,看下面浮着的白云。一团一团如绵的白云仿佛是凝定了。

我经常周末到山里来,整个星期天便在山里转悠。这座南方的山,我几乎熟悉了它每条山道,也熟悉了它每片林子。

凝望白云久了,身子如浮在云之上空,心中无半丝杂念,只听耳边有微微的风声。

有一声鸟的清脆鸣叫,神思回落到身处的山头上。起身来,跨过山石缝里长着的一丛野草,往山下去。

我在山道里慢慢地走着,呼吸着山谷的清新空气。我流连在山里,是与我的一个记忆牵着:那美的情景,那生的快乐……似乎都无法重复的。那境界,有时会让我生出一点疑惑:记忆到底是真实的,还是我幻想出来的?

多少次,我也不记得自己多少次在这山里转悠,这已经成了我的一种习惯,也成了我有益身心的需要。

在乡镇的小旅社住一个晚上,再回到城里去,我在那个近山之城里有着自己的工作,给一个剧团做道具。有时我写一点文章,投给报纸与杂志。我周围的人很少看报刊,就是看,也不去注意作者的名字,所以谁也不知道我写文章。这座南方的带点潮湿的近山之城,就有这个好处,谁也不管谁的事。在社会的变化还没完全展开的时候,城里就有了不少外来的流动移民,做着各种各样的工。

太阳移到西山尖上的时候，被云遮了，下了一点小雨，这场雨突如其来，但我并没有在意。山里的天气变化是经常的事。我独自走在下山的路上，并不时抬头看着云空飘落下来的雨水。

一路无人。山道转弯处，眼前一片林子，树高高，草茂茂，山雨飘落的时候，满眼特别的青绿，色彩的饱满，仿佛让整个的天地都变得不一样了，偏又合着我幻想中的感觉。

到小镇已近黄昏，雨还似有似无地飘着，天色却是大亮着，映着一片橙黄色的光，西天划着一道一道长长的云。

小镇依山而立，镇外一条通车的公路盘旋向上，镇街是窄窄的石板道，两边店铺的房屋高低起落，地平却都高于镇街，进店要上三个台阶或五个台阶。我每次来居住的小旅店在镇边，离镇街有了一段路，比镇街要高出十多个台阶，倚着山背，半隐在一片竹林中。

旅店门口挑着一挂竹帘，进门的堂屋中，打了一个小柜台，堂屋里干干净净的。左首隔着一个饭厅，摆着几张桌椅。旅社兼着饭店，后面院里的房间住客，前面的饭厅供应住客饭菜，也招待四乡来小镇的山民歇脚吃饭。

我走到中间靠窗的桌子边，女店主便跟了来。她围着一个围裙，围裙是深蓝色的，绣着一圈白边，透出干净的味道来。

她熟悉我，但很少与我对话，总是带着微笑。笑着的时候，眼角显出些皱纹。她是个沉默寡言的人，旅社很少住外来客，来的山里人似乎都是熟人，她见人的招呼便是笑笑。见我坐下，她过来在桌上放下一只下部可烧火的瓦罐。这里人都习惯吃火锅。

燃了火，炭灰烧白了，跳着一点夹红带绿的火苗。

罐里煮着的是山里出的菌类与野味。多少年后，出现在大城市的高级酒家的餐桌上是名贵的菜，而在当时当地，这些东西是很便宜的，也是我常吃到的，而一般山里人觉得一点也不稀罕，我毕

竟飘游在外多年，走过许多的地方，吃过许多的东西，自然觉得它们的味道实在是鲜。

菜就在这个火锅里，我要了一小杯当地产的米酒，去去雨天的湿气。罐里的菜吃完了，就着汤吃一点饭，饭也是很鲜的。

看着锅里的汤，慢慢地翻起泡来，变成浓色。我慢慢地喝着酒，抬头看着窗外，淡淡的光色中，整个山形都是清绿的。

一个女性的声音从门口传过来，声音前段脆脆的，尾声带着一丝往上提的弯曲。

我一扭脸，便看到她，站在饭厅通往厨房的门口，捧着一只木盆。木盆里有半盆水，水里游着一条青鳞的鱼。她娇小苗条的身子微微地弯着，低头看着木盆。从声音与身形来看，她是一个少女。

女店主叫她莲儿。

莲儿说：“抓了一条鱼呢。让哪一位客人尝了。”

“是什么鱼呢？还真让你抓来了。”

“有两条都握到手里，又滑掉了，就这一条，我抓了好长时间。”她的神情与声音充满着生气，仿佛抓鱼使她兴趣盎然。

“有谁会要鱼呢？进山里来的客人都要吃山味的，留着给店里的客人配菜吧。”

“怎么会不要呢？……真好看的。”

她像是说这么好看的鱼，客人怎么会不要吃呢。

山里的溪水里很少有鱼，溪水很清，是岩中流出的泉水，水清无鱼。这里的山民也不习惯吃鱼，嫌它的刺多。

她与女店主说着话，话间停落的时候，这才注意到店里另有人，移脸看了一下。

整个饭厅里，就我一个客人。

她移过脸来，仿佛一恍惚，店里暗了一暗，光影一下子都聚到

了她的脸上。她的一张少女的脸，是那么白皙，她的眼睫毛长长的，盖着下面的眼睛，依稀只见透出的清纯的光。

她的眼光与我相交时，似乎跳闪了一下，随即凝着了。

一时，一种熟至内心的感觉如鱼一般游动了一下。

那点触动记忆深处的感觉，想来是不真实的，但我同时想起，我见过她。离上一次见她，大概还不到一个月吧。她的样子像是有了点变化，那一次的她显得十分沉静，总是低着一点头。很少抬起来。

她白皙的肤色依旧，那种白皙仿佛是人里的刚剥了皮的树干，带着一点潮湿的气息，表面上还润着水色。

那天，在山上转悠的时候，也是下着了雨，我慢慢地一个人走着，吸着潮湿的空气。见一个林间的路口，随便地走了进去，树木阴密，林间的光色朦胧。我期望着走出林子时，会看到阳光下绿茵茵的一片草地，正对着草地那一边直直地立着一道仿佛是砍削出来的石壁，石壁上薄薄地铺落着一挂水幕，水滑落到下面的一湾水潭中，清的水，像是在动着，又像是静静地映着旁边的树与草，显出嫩绿到葱绿的几个色层。林子两边山峰的影子在泉潭中波动着，像展开翅膀的轻燕，飞了很远的地方，再飞回到这片属于它的草地上来……

隔了几年了？那时我从江南赶来这座山里，与将离我而去的女友在潭边相会，以后我一直找着这块草潭坡，找遍了整个山却再也寻不回了。

草阴与树阴延伸着，走前去，没了路，仰面看，只见朦胧的山色，脚下的草不算浓密，却连连绵绵的。

走出了林子，前面的山道宽了，显开朗了，心境还恍惚没开时，山道上走过来一队山民，前面的几个抬着一口薄皮棺材。山区里

木材多，倒了树，剥了树皮，锯成了板，没涂油漆也没有作任何加工，棺材上还得看得清木纹与木结。送葬的人也没见穿着丧衣，只是腰间扎着一条白布，也没见人哭，都低着头无声息地走过。不知为什么，这自然的送葬情景合着我的心境，我落点后，随送葬队伍走着。我知道，这样的送葬，死者一般是少年夭亡，这个人生在世上匆匆而来匆匆而去，不免让人觉着伤感。

送葬的队伍走过草地，在略高一点的坡子上停下来，几个人动手挖起坑来，随后把棺材埋下去，埋完了，那些人就都走了。

我看到还有一个人在坟边站着，原先这个人就与我一样落在送葬队伍的后面，安葬时，又不近前去。这时我才看清，她是一个姑娘。第一眼感觉，她还是个小姑娘。她低着头，她的肤色是那么细白，再细看，觉得姑娘是那么纯美，恍若从山里浮来的一块白云。她的脸上似乎还带着稚气，她抬起眼的时候，长睫毛之下一对葡萄般的黑眼珠，闪着成人安静温和的神气。

我已经接近三十岁了，还是不习惯与女性开口搭话。未开口时，便有了一点窘迫的不自然。记得在江南我有一个画画的朋友说过，那是因为我心里的不自然。他说我是情圣，充满着情，对每一个初见面的女性，都有着一种情爱的开端期望。

相对一眼以后，觉得应该交谈了，对女性，我往往用神态引动她们开口。而这个姑娘却用眼静静地看着我，等着我来发问。

“你不是……”我用手胡乱地指指身侧那个小小的坟丘：“……的姊妹么？”

问的时候，我就清楚她不是。她的身上并没有束那一条白布带，她也没跟随那些人离去。

她摇了摇头。她摇头的神态也像是个女孩。她脸上的肌肤白得很干净。我多年前的女友也是如此。原先的女友白得纯净、自然，而这个姑娘是白得细腻、清秀。

她尖尖的下巴动了一动，一恍惚间，显着了一种少女娇媚的神气。

“我不认识她的。”

她说出来的这句话，让我吃了一惊。她极为单纯的自然声调，像是有着我过去曾经熟悉的感觉，带着充分女性意味的婉转，仿佛不是从眼前少女的身体里发出来的。

从话意本身，似乎是不可能的。只是我相信她。

我有兴致用与平素不同的口气说：“我也是不认识她的。”说出来后，似乎觉得自己像是说玩笑话。

她看着我，她天真单纯的神情，让我觉得自己不该用玩笑的口吻。

我说：“我真的不认识她的。我都没想到会这样。”

我对她说起我如何穿过一个林子，如何看到这一个送葬的队伍，我尽量说得实在，想让她相信我的客观性。只是我也觉得自己的举动有点虚妄。

我飘浮的人生就是一种不现实的，我总是生活在一种不真实之中。而这么已经接近而立之年了。

我跟着送葬的队伍，这个偶然的举动，大概也很让人奇怪的。

她说：“听说她年龄小，很好看的，很爱干净。”

仿佛漂亮与干净，便是她送葬的理由，似乎是孩子式的理由。她看着坟堆，轻轻叹了一口气，又分明是女性化的了。

就因为一个不认识的女孩漂亮与干净，而且还只是听说，就为她送葬，这有点不可思议，但我却觉得投缘，有着一种熟悉的感觉。

山里人做事很实在的，而她是顺着自己的心意行动。

她抬起头来，眼神单纯。她穿着一件有点束腰的两用衫，这装束也有别于山里的姑娘，使她显得越发地娇巧玲珑。衣衫在手腕处也带了一点紧束，露在外面的手，也是极为细白，十指尖尖，与形

态一般娇巧玲珑。

我想她是不是到了成人的十八岁呢？

单个地看，她的眼、鼻、嘴五官表现着成熟女性的圆润，而整体地看，却又显着少女的神气。

雨还飘忽着，似乎都在她的身边飘开了，又像在她的身边裹着一圈雨丝，形成了一种毛茸茸的淡奶色，映得四周越发的青绿。

我与许多女性熟悉，总要花不少时间。与她却熟悉得很自然，也就一起从山道往下走。我说起山里的事，似乎忘了她就是这山里的人，也许觉得她还是女孩吧。

对她的说话也带着了一点成人对待孩子的口气。然而我注意着她每个细微的表情，我还很少在山里看到这样有着灵气的秀美少女。

话题开头还在埋于小小的坟丘下的姑娘身上。我不知她是怎样性格的女子，生了怎样的病？是突然倒下的，还是受过多少病痛的折磨？我心里希望她是一下子去世的。

她说：“她有了婆家的，说好了今年秋天就要嫁过去的。”

我不知那个男子今天来了没有，也许他根本不会来，因为她还不算他的什么人。山里说嫁的对象都比较远，女子往往希望嫁到山外的平原去，隔得那么远，两人肯定没有太多的接触过。

“你是听她村上人说的吧？你认识她村上人？”

“不认识。只是听说来着。”

“就听说她突然得病去了？”

“差不多吧。”她弯下腰来，拉了一节草，剥开草尖，露出里面白嫩的芯，放在嘴里抿着。“人就和草一样，生就生了，枯就枯了。”

接着她又说：“没有结婚就走了，倒也真正的干净。”

这两句话，让我认真地看着她，一时忘了说话。她抬眼看看我，眼中依然是单纯安静的神色。

后来我告诉她,我不是这里的人,我是从近山之城来。我告诉她,我是在城里做道具的,就是山里说的木工活。我对她说了自己不少的事,她只是听着。我很少与姑娘说这么多话。我很想对她说些什么。她也并没有奇怪我说这么多的话,神情很自然地听着我说,仿佛我应该对她说许多的话。

在弯弯曲曲的山道上,在若有若无的细雨飘忽的情境中,我对她说着这一切。我并不习惯与女孩交谈,往往与女孩熟了,也总是她们对我说这说那,告诉我许多的事。我只是一个倾诉的对象。很少有我不住地对女孩说话的。

我似乎认识她,很早就见过她,在哪儿呢?

转过平坡,一下子显现出下面谷口的一片青到深浓的树顶,山道弯陡,在弯角处,一个年轻的山农少妇正坐在石上给孩子喂奶。她的脸色红润,额上粘了一点湿发,想是走山道累了在歇脚。

也许是见了山外来的男人,少妇松了撩着外衣的手,并向山侧移了移身子。

走近了,看到那个口中衔着奶头的孩子,眼睛圆圆地望着我们,小脸上一副悠闲的样子。

她被孩子吸引了,停下来,含着微笑,她的神情完全是成熟女性了。

喂完奶的少妇站起身,她便伸手接过孩子,一手扶着孩子的腰,一手托着孩子的屁股,还微微地晃动着,就像是孩子的母亲。

孩子在她的手中,一点都不怕陌生,还用小手轻轻地划过她的脸。

衬着她身后山壁上的绿草,她的笑如春花一般娇艳。

她帮少妇用布兜把孩子背到背上,一直看着少妇走上山去。走多远,那孩子还转着圆圆的眼盯她看。

再往下走几步,又是一个平缓的山坡。雨已经完全停了,夕阳

西下，一个很大很红的圆球挂在远天两个峰谷间。

在绿色的山坡上，与一个山里的少女一起站着看日落，怀着一种欣喜而又自然的心境，似乎是许久以前有过的感觉，又似乎还是陌生的。我觉得自己的年龄多少显大了，时间流动的声音便如车轮的转动。

莲儿在旅店转过身来的时候，我认出来，她就是那天送葬时认识的姑娘。眼前的她，多少有点变了，是发型变了，还是她显成熟了？她穿着一件蓝印花布的外套，我去过云南与贵州，在那里是平常服饰，她穿着的时候，有着了一种艺术味儿。

她朝我看了一会，这才露出明净的笑。显然她也认出我来，也许一时没想着是哪儿认识的，凝眉想了一想。

“是……你。”她跑到我桌边来，她的手里还端着那盆鱼，像对着一个老熟人似的。

“你就生活在这个镇上？”

“你又从城里来了？”

我们几乎是同时问着，随后都笑了。她的眼睛，映着窗外的山阴，如猫一般镶着的黑圈，里面似带着花纹般的琥珀，正中间盯着人看的一点，又闪着亮亮的黑色。

她低下头去看着盆里的鱼：“你看这鱼游得多好看。……把它们送给你吧。”

我俯身看了看鱼，扇动着尾巴的鱼，身子扁扁，鳞片亮亮。我不认识这鱼，只听说过，鱼越扁，肉越细，刺卡也越多。

鱼在盆里侧着身子划动着水，在盆中很小的天地中打着转。

我说：“鱼给我，只有吃了它。”

她很快地说：“那就给你吃吧。”随手把盆递给我。

我请老板娘过来，让她把鱼拿去做。我知道女店主最拿手的

做法，就是弄净了丢在火锅里，而鱼一旦丢在浓汤锅里只是一种味道了。我不厌其烦地告诉老板娘，如何将鱼清余。我不想辜负了莲儿的送鱼之情。莲儿只是听着我说，对这种有别于山里的烹调方法，并没有露出好奇的神情。

老板娘去做鱼了，我请莲儿坐下来，与我一起吃饭。她坐下来了，却对我说：“你很喜欢吃鱼吗？”

我想她大概听我为做一条鱼说那么仔细，所以认定我是喜欢吃鱼。

我说：“那是因为这条鱼是你送我的啊。”

说了这句话，我觉得对这个单纯的山中少女不合适。我毕竟接触过不少女孩子，话中自然含着了一点男女的意味。

“真要吃我抓的鱼吗？溪里发水，有好多鱼呢。你和我一起去，我抓几条鱼给你。”

我并不想吃太多的鱼，只是想着在这里等着鱼汤烧出来，实在有点憋气，也很想与她单独在一起，在山溪边走一走。

从旅店出来，走过一个山坳，便见清溪。旅店门口用连着的竹筒接的就是这里的溪水，溪边树木参天，坳口积着一个清潭，黄昏的天色映着溪水，一片绿亮，往水中看，能看到水下的卵石，有红色的，有蓝色的，有土黄色的，潭底仿佛是彩色的。

莲儿一见溪水便跑过去，朝水看了一会，叫着：“你看……鱼。”

潭中果然游动着鱼，这口清潭并不深，水源从一片茂盛的草丛之中流来，虽然雨天发水，但一路水层还是浅浅的，不知鱼是如何游到这里来的。有时觉得生物的存在总是很奇怪的。

她站在一块青石上，溪边的石被水冲久了，有点晃动，她的身子在石上晃晃悠悠的。她伸出一只手，像小鸡学步半展着翅膀似的，身子像是在舞着，形态奇妙极了，显得娇嫩妩媚。

她移过脸来看着我，那双眼睛映着水亮，像透着光的琥珀色。